

我對中醫「營」與「衛」的新體會

戚 國 榮

「營」「衛」二字，在古醫書，亦極為常見，細繹古人所謂「營」「衛」與氣血似有連帶，而意義則略有不同，今欲研讀古醫書，非將古人似是而非，模稜兩可與含混的名稱，進一步的研究，而作較有系統的分析不可，這種工作，在我國科學未普及提高以前，尤其在廣大農村佔居多數的中醫同志們，又屬必要，關於這一點，高德明醫師在「中醫藥進修手冊」裏的「理論學習應與臨床實踐結合起來」的文裏曾這樣說過：「有些中醫同志，一方面雖然聽着『呼吸循環』『新陳代謝』『營養內分泌』等現代學說，或是正在閱讀『細菌傳染』『免疫中毒』等的理論，可是一方面在處方箋上，仍然大書其『健脾補土』『肝木生風』『陰虛腎虧』『痰迷心竅』等陳腐術語……說實在話，當一些終年埋首在『陰陽五行』『風寒暑濕燥火』等等陳腐理論中的人們，現在驟然要讓他們來聽『大循環』『小循環』『維他命』『內分泌』『傷寒桿菌』『濾過性病毒』等等，自然會感到目迷五色，莫知所措……在這場合之下，就可能發生兩種情況，有些腦筋頑固的，根本就不信這一套，講由你講，聽不聽在我，準備學習終了，來一個『原璧歸趙』，其中思想開明的，倒很樂意接受這些新東西，但實際上難以消化它……這種新知識竟於中醫無益，不僅不可能提高中醫技術水平，有時反會被它搞得更糊塗了，比如拿腎臟說吧，中醫一向是認作貯藏精液的臟器，腰背酸痛，遺精早洩，就是所謂『腎虧』的症狀通常只須用些杜仲、兔絲子，金櫻子或覆盆子的補腎固精藥，就可很快地把這種病症治好，假如依照現代生理學來講，『腎』是泌尿器，『腎虧』難道就是泌尿機能衰弱？這就够使人糊塗了……像中風病因，過去認為是『肝風內動』，在治療上很容易着手，只消用些平肝熄風藥，如天

麻，鉤陳、羚羊角、龍胆草之類就可，假如依照新的病理來講，中風由於血壓過高，動脈硬化，這又害苦人了，那怕翻遍了全部本草綱目也決計找不出一種治血壓過高或動脈硬化的藥來……因此我們一方面希望各地主辦中醫進修機構的工作人員，能够注意到這種反映……最好把中西匯通的基本理論，亦要擇要灌輸一些進去。上面所引的話，實在太多了，但是中醫學習基礎科學，以改進固有的經驗和缺點，在目前是迫切需要的，在這中醫欲向新的科學方向邁進，必須把中西的理論匯通，才不致把豐富的營養而形成消化不良，才不致把科學理論與中醫學說分為兩截，作者完全同意高醫師的意見，把中醫的理論先來一翻溝通，使中醫同志們『學而致用』，作者對於新知舊說的認識，感着粗淺疏陋，所以寫來很抽象，不够的地方，還希醫界先進，賜予指正。

（一）指血液的來源謂之「營」

靈樞營氣篇：「內穀為寶，穀入於胃，乃傳之肺，流溢於中。布散於外，精專者，行於經隧，常營無已，終而復始。」

人體的生命，全賴血液，而血液的來源，全賴食物，所以食物乃營養的來源，而我們日常吃了這些營養物，何以能化為血液以維持生命，這不得不歸功於消化和吸收的兩種作用，古人只知人體賴食物以養身，故言「內穀為寶」又不知如何消化吸收和循環，僅言「乃傳之肺，流溢於中，布散於外」，其實胃只能吸收酒精和少量水份，其餘營養料，都不能吸收，這是古人稱「胃為水穀之海」的意思，食物的變化，是在小腸，同時消化的產物也是在小腸裏被吸收，這與素問靈蘭秘典論：「小腸者受盛之官，化物出焉，」適相吻合，血液為人體新陳代謝的媒介，從消化器經過各種不同的消化，由消化管壁而滲

入血管系統或淋巴系統，才足以認為身體已得到營養物質，這種現象，謂之「吸收」，自肝臟的門靜脈由腸管吸收養分，送到身體各部，供給新陳代謝的材料，同時在肺部獲得氧氣輸送各組織，這是古人「傳之於肺」的道理，更由各組織吸收碳酸及其他產物，送之於排泄器，如此循環不息，即古人所謂「常營無已，終而復始。」其功用和病變，雖不及今日生理病理的確鑿，以時代而論，實不足責，獨怪後來醫家（尤以宋元以後醫家）推演五行生剋空泛無稽的理論，使中醫學術脫離唯物而向唯心的道路去發展。

（二）指血液為「營」

1. 營衛生會篇：「營在脈中」「清者為營」

2. 邪氣篇：「營氣者，泌其津液，注之於脈，化以為血，以營四末。」

以上二條與靈樞營氣篇所言，似有連帶關係，前條言血液的來源，是由消化吸收，這兩條是言血液的本質，道路、循環、功用、顧名思義，則古人以「營」為血液循環，諒無多大錯誤，但是血液的循環必藉心臟動作所產生的壓力，而週流全身，也就是古人所說的「清者為營，營行脈中，注之於脈，化以為血，以營四末。」的意思，欲知古人所言「營」的作用，必先明瞭血液循環的道理，而血液循環，猶如國家的交通綫，交通斷絕，則物資不能交流，整個社會即呈停頓現象，血液循環停止，人體的生命亦告終結，因此我們就可知血液循環等於運輸工作，它由心臟出發，一息不停的到全身各組織，供給養料，由組織運出的管道，即是血管，一切運血出心的血管即是動脈，一切運血入心的血管即是靜脈，血在動脈管內運行，淺而易知，所以古人謂之「營在脈中」，小動脈與小靜脈，靜脈的中間由管細如毛的毛細管相連接，血管的配備，又似雙軌鐵路的機構，有一上行綫與下行綫，動脈代表乃下行綫，由心運潔淨的血至全身各組織，靜脈代表上行綫，由組織將污血運至肺裏，潔淨以後，再回心臟，一往一還，遂成血液循環，亦即古人所謂「營周不已，如環無端，終而復始。」的意思，那麼我們可再來一個比喻，營養料等於貨物，血液循環等於運輸，血液的成分，有固體液體，固體則有細胞紅血球白血球血小板，各有各的作用，液體

是血漿，血球在血漿裏游泳，因其體微小，非顯微鏡看不出來，血液（運輸）載了許多營養料，（貨物）而營養料的來源，由於消化和吸收，那麼營養料和氧氣是進口貨，供給全身各組織去應用，就是推銷，二氧化碳糞便等排泄於體外是出口貨，身體需要是進口貨，如身體不需要，交給血液運去，就是廢料，也就是古人所說「清者為營，泌其津液，注之於脈，化而為血。」的意思，因此可見古人對人體生理未能充分明瞭，以含糊籠統的理論來解釋生理病理，其中雖不少暗合科學，免不了臆測偶中，古醫書像這樣的理論極多，必須加以整理，批評、改進，揚棄和吸收，才能達到中醫科學化的目標。

（一）指淋巴與白血球的功用謂之「衛」

1. 內經營衛生會篇：「衛氣之在人身也，上下往來。」

2. 素問痺論：「衛者水穀之悍氣也，其氣漂疾滑利，不能入於脈也，故循皮膚之中，分肉之間，熏於肓膜，散於胸腹。」

構成人體的單位叫做「細胞」，所以細胞為構成人體生命最微細的單位，白血球乃細胞中的一種細胞，其生長由網狀細胞轉變而來，更分化為白血球母細胞及淋巴細胞，前者，再分化為粒狀球及單核球，後者變為淋巴球，這種生長，在血管外進行，而進到成熟期，白血球始鑽入毛細管內，粒狀球由骨髓生成，淋巴腺生成單核球，則由淋巴腺及脾生成，間或有少係由骨髓生成，原來構成白血球的細胞質，是能隨環境的條件——物理的和化學的——而變化的，能變形蟲樣狀的運動與位置，因此而能够進出於微血管壁，這是白血球最重要的一種機能，這就是素問痺論：「其氣漂疾滑利，不能入於脈也，故循皮膚之中，分肉之間，」與「營行脈中，衛在脈外。」適相吻合，白血球主要機能為吞噬作用，這種作用乃身體抵抗外來侵略的一種機構，亦為身體消滅無用或已死組織的重要作用，白血球的吞噬作用，賴其變形運動，變形運動，乃由於假爪之凸出及原生質的退縮，故能滲出血管而至各組織，亦即內經營衛生會篇：「衛氣之在人身也，上下往來。」又古人以人體以一切疾病的發生，皆由感受風寒而來，而人不能致病的原因由

於「衛固營守」，成無已傷寒論注太陽中篇大青龙條：「浮則爲風，風則傷」「衛」方有執傷寒條辨太陽上篇桂枝條：「言外爲陽，衛亦陽也，風邪中於「衛」則「衛」實，實則太過，太過則強，然「衛」本行脈外，又得陽邪而助之，則氣愈外浮。」醫宗金鑑太陽上篇：「凡外因百病之襲人，必先於表，表氣壯則「衛固營守」邪由何入，由上所引則古人以「衛」的本能與白血球抵抗外來侵襲的作用相近似，但古人僅言人體感染病菌或感受風寒不即病，由於「衛固」而不知白血球有吞噬作用，在急性傳染病初起時有發熱惡寒身體疼痛或不適症狀，乃體功起抵抗作用，故爲汗爲吐爲瀉有因藥物助體工以排除病毒，有因人體自然療能的一種現象，這就是調經論所說：「上焦不通，則皮膚緻密，腠理閉塞，玄府不通，「衛」氣不泄越，故外熱。」在皮膚方面，傷口染有病菌，發生紅、腫、硬、痛、這就是白血球與化膿菌戰鬥，微血管起充血，以便更多白血球穿過血管，進行戰鬥，而皮膚因此就有紅、腫、硬、痛的現象，若作戰的部位不大，病菌不多，白血球足以吞食病菌，而紅、腫、硬痛、就慢慢消退，若病菌力量相當強盛，白血球吞食了許多，它的本身也有死亡，於是成爲膿液流出來，這膿液就是白血球和病菌因戰鬥而死亡的混合物，有的因膿液流完，病就好了，但有時因病菌毒力尙大，白血球無法吞食病菌，而人體的抵抗力薄弱，那麼這種病就比較利害，需要靠醫生的診斷，藥物的治療，這就與內經所說：「壯者氣血盛，其肌肉滑，氣道通「營」「衛」之行不失其常，老者之氣血衰，其肌肉枯，血氣澀，五臟之氣相搏，其營氣衰少而「衛」氣內伐，又湯液篇：「精神弛緩，營泣「衛除」故神去而不愈。」有大同小異，而因古人所說：「衛」的作用，其範圍比較廣泛，其意義比較含混，如我這粗淺的引證，假如不至大錯，則以古人的「衛」應該是指白血球。

（二）指調溫中樞與氧化的作用爲「衛」

靈樞本藏篇：「衛氣者，所以溫分肉，充皮膚、肥腠理，司開闔者也，衛氣和，則分肉解利，皮膚調柔，腠理緻密矣。」

人類和動物的體溫，賴於血液循環，而血液循環又賴於氧化作用。我們日常生活時候，呼吸比食物更爲重要，因此我們必須攝取空氣中的氧，從血液循環運氧到各細胞，在細胞中起氧化作用，才能生熱，熱的產生一方面由於體內物質的質的分解，因爲分解，就發生一種活力，做生活資本，這種叫異化，或分化，體內的物質因異化而被破壞損失，於是我們攝取食物以彌補損失，經過消化，吸收，同化等作用，而構成和身體同樣

的物質，這叫做同化或構成，異化與同化兩個作用不斷地在體內交互經營着，而生熱，這就是叫做代謝，他方面由於化學變化的結果，而其生出的處所，主要是肌肉，這就是古人以「衛氣者所以溫分肉，充皮膚。」的意思，而肝臟腎臟等巨腺都能生熱，如肝臟分泌胆汁，其工作一部就變爲熱，腎臟製造尿液，其工作一部也能變熱，以上乃體溫的來源，而人體始終能保持在攝氏三十七度的常溫，一方面由於散熱，如大小便的排泄，呼吸的蒸散，皮膚汗腺的蒸發與精熱的輻射，對流傳導的散失，但主要是大腦的調溫中樞，使體溫保持平衡，這就是靈樞本藏篇所說：「衛氣和，則分肉解利，皮膚調柔。」亦即錢璣（傷寒溯源論太陽篇四逆湯條）所說：「其氣直達皮膚，而爲「衛氣」，先充滿於四末，然後還而溫肌肉，密腠理。」相近似。

丙、現代醫家對營衛的見解：

以上對「營衛」的引證，不過是一種皮膚淺的見解，茲引惲鐵樵先生陸淵雷先生對營衛的見解作爲本文的結束，惲鐵樵先生於傷寒論輯義按太陽上篇：「衛之一字，如吾前節所釋爲軀體對於寒暖之抵抗力，此抵抗力所以保衛軀體故名之曰衛，衛不可見，故曰衛氣，衛氣何所附麗，乃附於營血，血之所至，氣亦至焉苟血少即衛氣弱，血無即衛氣亦無，故不得血則無衛，此就衛氣一方言也。若就營血一方言之，血之所以遇寒而不凝，遇熱而不沸，全賴衛氣之調節，故營衛二字，常並舉，陽者衛外者也，陰者外守而起亟者也，正是說的這個，又營行脈中，衛行脈外，亦是說的這個，血是在脈管中行的，故曰營行脈中，衛是在血中生出來的熱氣，就是現在人所謂體溫，體溫雖是在脈管之外的，血賴衛氣以保護調節。」陸淵雷先生於太陽中篇營衛條：「靈樞所謂營衛者，營指血漿，衛指體溫，體溫之來源在內臟，而隨血行以溫四末，血之行於脈中也可見，故曰營在脈中，體溫之隨血運行也不可見，故曰衛在脈外，血之運行，至靜脈血而還流，故曰精氣之行於經者，體溫之隨血運行，至淺層血管而放散於外，故曰浮氣之不循經者，營衛之故，如是而已。」謝利恆先生在中國醫學大辭典，以「營」爲動脈，「衛」爲靜脈，由上所引，則惲鐵樵先生以營爲血液，衛爲軀體對寒暖之抵抗力與血之所以遇寒而不凝，遇熱而不沸，全賴衛氣之調節，所謂「衛氣之調節」，乃指調溫中樞之功能，而陸淵雷先生亦以「營」爲血漿，「衛」爲體溫，那麼「營」指血液循環，了無異義，「衛」則涵義較廣，總之，古人對於一切名詞，本無明確的界限，而我這未成熟的見解，亦不過作爲一種參考而已。